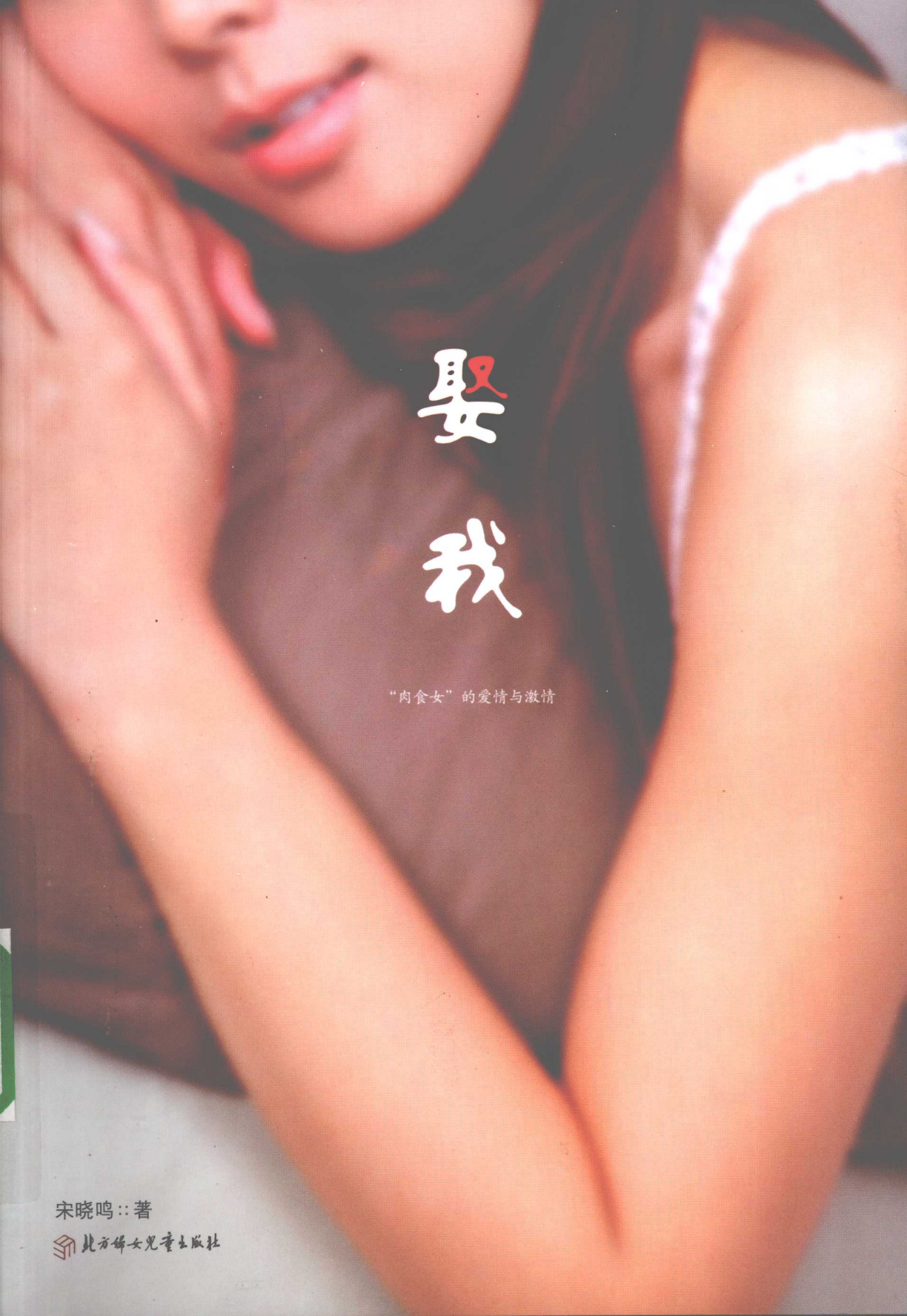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娶我

“肉食女”的爱情与激情

宋晓鸣::著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娶我



“肉食女”的爱情与激情

宋晓鸣

宋晓鸣::著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娶我 / 宋晓鸣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9. 10

ISBN 978-7-5385-4135-9

I. 娶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8407 号

娶我

宋晓鸣

作 者: 宋晓鸣
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
特约监制: 陈 江 辛海峰

特约策划: 夏果果

特约编辑: 李子旋

印制顾问: 徐冬梅

装帧设计: a 左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135-9

定 价: 24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第 1 章 老街 · 001

第 2 章 日子 · 015

第 3 章 情种 · 019

第 4 章 桃花 · 025

第 5 章 旧事 · 0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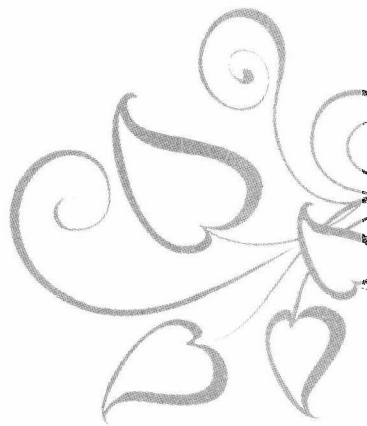
第 6 章 派对 · 039

第 7 章 母亲 · 051

第 8 章 邂逅 · 057

第 9 章 聚会 · 069

娶
我



娶
我



第 10 章 真相 · 091

第 11 章 忘记 · 097

第 12 章 自由 · 109

第 13 章 迷惑 · 137

第 14 章 画心 · 143

第 15 章 家居 · 153

第 16 章 惊叫 · 167

第 17 章 过往 · 173

第 18 章 北漂 · 197





娶我

第 1 章 · 老 街



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，空气中一会儿有浮土，一会儿又因为阴天，带上了点潮湿的味道。陈玫越来越讨厌北京的天气了，虽然她没有想过迁居别的城市，但是对这个她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城市是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，尘土飞扬、缺乏商务与文化气息、生活不便利……你可以拿一堆这样的词汇，来形容这个已经快看不出古老文明的城市。

当然，令她更不满意的还有北京的男人，概括本质，三个字便可以形容他们，那就是“不靠谱”。虽然北京爷们儿里也有些才华横溢的，比如老舍、王小波、石康等，可惜她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些过过招的，人人都有说相声的口才，相处下来，大多让人失望。虽然她爱过的、恨过的、正交往着的、正动着心的，到目前为止全是北京男人。究其原因，她认为那是从前听不惯别的地方人说话。而为了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，她决定破戒了，只要让她高兴，什么地方的人都成。

下午的两点三十三分，陈玫在方庄的一家啤酒屋兼咖啡厅坐着，随手翻着一本时尚杂志，在等魏欣欣的空当里，她满脑子想的却还是北京的男人，比如陈朗和高博。手机里忽然传来《青花瓷》的歌曲片段，打开来看，是陈朗发的一条短信息：“最新哈佛营销案例：一男赶集卖猪，天黑遇雨，二十头猪未卖成，到一农家借宿，少妇说：家里只一人，不便。男：求你了，大妹子，给猪一头。女：好吧，但家只有一床。男：我也到床上睡，再给猪一头。女：同意。半夜男同女商量：我到你上面睡。女不肯。男：给猪一头。女允，要求上去不能动。少顷，男忍不住，央求动一下，女不肯。男：动一下，给猪两头。女同意。男动了八次停下，女问为何不动了。男说：猪没了。女小声说：要不我给你猪……天亮后，男吹着口哨赶二十头猪赶集去了……哈佛评论：要发现用户的潜在需求，前期必须培养用户的需求，因此产生的投入是符合发展规律的。”

陈玫回：小流氓（这是她认为最经典的网名）！

陈朗又回：太伤人了，人家在教你谈客户。

陈玫笑了笑，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，便招手向侍者要了一杯普通的

咖啡，继续自己刚才的思绪。

她实在是想与交往了三年的男友高博分手了，当初是上了他甜言蜜语的当才与他好上的，而几年下来，她越来越想不明白他有什么值得爱的，除了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呵护，其余的任何细节都乏善可陈。可是怎么开口呢？高博并不是个脾气好的男人，虽然对陈玫是百依百顺，但明显带着“忍耐”二字，或者说完全是因为喜欢并且拥有她，才会纵容她。陈玫从前也因闹别扭提过分手，当时高博可是说过，如果她跟别的男人有染就打折她的腿这种话。虽然只是句玩笑话，但对于优柔寡断的陈玫还是有点威慑力的。

说到使用暴力，高博只在两年前给过陈玫后背一巴掌，而且是基于陈玫令人难以忍受的长时间语言攻击。冲突诱因是他们租的房子漏水了，陈玫觉得这毕竟是因为便宜没好货。当时她发言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，中心思想大致为指责他是个没本事的垃圾男人，令人厌烦。高博开始是一言不发地听着，但是在陈玫递进地、不重样地控诉了二十分钟后终于变了脸色，并飞起一掌打断了陈玫无休止的抱怨。

陈玫很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面，这一巴掌即刻让她白嫩的肩膀上出现了几道手指印，火辣辣的痛感还没上来的时候，她的泪水已经像喷泉一样流了出来。高博很快就知道错了，连忙一边跪下去抱女友的腿，一边温柔地说：“宝贝儿，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吧……”陈玫是个被父母宠惯了的小美女，当时委屈的感觉一股股地往头上撞，根本听不进去高博的道歉。她光着脚一次次地朝门口跑去，只想快一点够到自己的白色皮凉鞋，离开这个南城的破房子，去找自己的妈妈，跟她说她真后悔没听她的话，竟然跟这么个男人混在一起。但是每当她快跑到门口的时候，高博都会冲过去抱住她两腿的膝盖，把她举起，一步一步走到卧室，然后把她轻轻放在床上，一脸温柔地说：“别走，宝贝儿，我发誓以后你无论怎么骂我，我都不会再动你一下，你看我的表现好吗？我不能没有你！”



003





“我就走！就走！就走！我要回家！”那个晚上，陈玫一次次挣脱他的手跑到门口，却一次次被高博抱了回来，直到身上的手指印退掉了，她也累了。高博这才很体贴地帮她脱掉了身上的衣服，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大木桶里，像父亲给自己年幼的小女儿洗澡一样，为她做这一切……

想到这里，陈玫不禁叹了一口气，之后喝了一小口咖啡。其实和高博之间，感情还是有的，但她在心里还是经常会抱怨，怨他不能给她安全感，怨他至今一事无成，这是既庸俗却又正当不过的理由，是很多与平庸男人相处的女人心中的一大疙瘩。可是想想看，一个和她同岁的男人能有多大成就呢？虽然E时代造就了很多少年富豪，但放在几十亿人民里不过是凤毛麟角，再说陈玫的不满也不是钱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关键是她看不出这个男人有什么核心竞争力，也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值得仰慕，哪怕是值得学习的东西，一点都没有。她只是在他温暖的羽翼下生活了三年，受到了一些小女生需要的宠爱，犹如一只廉价的猫躺在没落的主人怀里。她也曾经为各种感人的细节快乐过，甚至自豪地和她的闺蜜们说她有个保姆型的男友。

不过，女人总会长大，会面对很多事实，现在她已经受够了。高博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房子，买了车，显然是想结婚了。面对这局面，陈玫不止一次在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一头雾水，先是不知道身处何方，然后看着身边自己挑选的大衣柜，默默地想，这是我的家吗？我要和高博这样耗下去，直到烂在这个房子里吗？她越来越清晰地感到，这不是她想要的男人，他很难让她欲火焚烧或者激情澎湃。

那么她要的男人是谁呢？该不是刚才发短信的那个陈朗吧。陈玫搞不清自己是真的喜欢这个男人，还是受到了他的诱惑。她不大认可自己那天的表现，当被她按在钱柜KTV的墙上亲吻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像影视剧中那样，飞上去一个巴掌，或者咬上一口，起码也该推开他，跑掉……

正回忆着，窗外刮起一阵微风，路边的树叶有了点颤动。陈玫的思维有点凌乱，或许在二十七岁的当口，她油然而生一种紧迫感，爱人，谁都需要的，可是她呢？现在却要从零开始，不，根本就是从负数开始。也许她不该把这一切迁怒到北京男人这个群体上，更不该迁怒于自己生长的这个城市吧，毕竟生活的每一步，都是自己走的。

“我说，你发什么愣呢？”魏欣欣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面前，做工精致的白色衣裙配上 CHANEL 白框墨镜，一副十足的二奶相儿，她身材好得让人怎么也看不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“哎，等你好久了，没事只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。”陈玫叹了口气，看了一眼窗外，有几个人正在街上悠闲地走来走去，她说，“怎么那么多人闲得没事儿不上班，在这儿瞎晃悠呀？”

“你这是说你还是说我呢？”魏欣欣先把 GUCCI 包包扔到沙发上，坐下，招呼侍者要了杯咖啡和一块提拉米苏点心，之后便从包里掏出香烟，准备点着。陈玫赶紧拦住：“老大，看看旁边的牌子，这里禁止吸烟呢！”魏欣欣愣了一小会儿，沮丧地把烟收了起来，忽然想起自己迟到的事情：“这桑塔纳 3000 可真是一到年头就不行了，上月刚修过一次，今天又开锅了，我家司机刚去修，还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好呢！所以我半路只能改为打车，还碰到了个不认道儿的哥。”“你那车够年头了啊，再买一辆新的呗。”“买？我当然想换辆好的，可是钱不够呀！”“你那香港前老公不是一直在给你赡养费吗？”陈玫怎么看她都不像换不起车子的主儿。魏欣欣翻着白眼往沙发上一靠：“你可别提那赡养费，是给我那两个孩子上学用的。我那大女儿都十岁了，过两年就该去加拿大读中学了。”

陈玫一阵羡慕：“瞧你多好，早早地要了孩子，孩子大了，你还年轻，还可以享受生活。”魏欣欣一笑：“得了吧，我还羡慕你呢，有个疼你的男友，还没有婚姻的拖累，结婚早有什么用，虚度了这么多年的光阴，我看看谈一辈子恋爱才好呢！”“算了，有几个女人能像你这样，周游各国，尝





遍全球各种男人的味道呀！现在想起来，我活得才叫苍白呢。”

听了陈玫的话，魏欣欣一脸诡异的表情：“我听出来了啊，你这是对
你的男朋友不满意呀！”陈玫喝了一口茶，悠悠地说：“我……可能就没
爱过他。”“那你和他混了四年？”“他对我好呀，我习惯了呗。但是现
在，我真的不想就这么过下去了，想到结婚，我就不甘心，沮丧……”
“你这损人不利己的妞儿，你有几个四年可以荒废得起呀。”“是呀……”
陈玫忽然也很想抽烟了，她下意识地摸了摸手袋，“我的岁月就这么
蹉跎了。青春该失去得有价值不是吗？可是我毫无知觉地走过了
青春……”

魏欣欣盯着陈玫的脸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问她：“你是不是有下家
了？”陈玫沮丧地叹了口气：“没呀！你给我介绍一个吧。”“谁信！”魏
欣欣斜睨了她一眼。陈玫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有段时间觉得高博还挺好的，
天天载我上下班，我过着很踏实的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后来才发现，这种
生活过了几年，除了他我好像什么男人都不认识。”

“他肯定是怕你跑了，所以寸步不离你左右，居心叵测呀。”说着魏
欣欣诡异地一笑，“不过我看你还是招了吧，现在肯定惦记上什么人
了。”陈玫本不想说那么多，但一转念，反正是想解决问题，不如告诉她：
“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，可是我说不太清楚对他的感觉。他是合作单位
的人，而且还不是直接发生工作关系的人，从第一次在他们办公室偶
然见到，他就总是盯着我看，后来又有别的契机，就那么认识了。本来
没太当回事，但是他现在天天给我打电话，每次最少也得聊一个多小
时，还送花去我单位，天天特贫地说爱我，跟复读机似的，再加上他还蛮
帅的……”

经验老到的魏欣欣听着陈玫的叙述，觉得和这个男人相比，陈玫实
在是太嫩了，她换了种语重心长的口气：“妹妹啊，现在你和这个人交往
还不深，看起来，他倒是个会讨女人欢心的家伙，但究竟值不值得你投
入感情还不好说，你最好想清楚吧，和现在的男友分不分手，是你自己



的需要,和这个男人的出现最好不要挂上钩。”陈玫点点头:“我承认我是有点喜欢他,但是也不确定就要和他交往的。我是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这么下去了,如果不和高博分手,我就没法得到我想要的感情和生活。”“那就分吧,大破才能大立,不过对这个新认识的白话蛋,你还是留点心眼儿好……”“别这么说呀,多难听。”“哎哟,不能说他呀?还真动心了你!”

陈玫很享受这种下午茶时间,两个女人谈谈感情,谈谈男人,这才是女人的生活。前几天,终于不去想男朋友能不能养活自己这种没用的问题,鼓起勇气辞职了。天天面对着办公室那个瘪脸瘪嘴的变态婆娘,时不时还得穿对方扔过来的小鞋有什么劲儿,以后再也不用找有女上司的工作了。顷刻间,一个女人能面对的难题似乎都集中到她身上了。分手、找房子、找工作、谈恋爱,是她现在需要进行的四件事,不过她告诉自己,解决这些问题,才是她人生的真正开端。魏欣欣也在一旁鼓励她:“别担心,妞儿,以你的能力和姿色,将来肯定美好。”

下午茶总有结束的时候,回家的路上,她一直在琢磨怎么结束同高博的这段男女关系,但是除了挑明直说,并没想到什么好主意。钥匙插进钥匙孔的那一刻,陈玫的心开始突突地跳,晚上怎么向高博开口呢?他会不会气得动手打自己?或者杀了自己?

门开了,有个人赫然站在眼前,吓得陈玫先是尖叫,随后把手袋扔到地上,并立刻用双手捂住头,待逐渐平静下来,才发现是高博。“你这么早就回来了?吓死我了。”陈玫埋怨他。高博却笑容灿烂:“宝贝儿,你胆子也太小了,今天事情完得早,我提前回来了,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你,所以来迎接你。”他一把把陈玫拉了过来,牵着手带她到餐桌前,说,“你看,我给你买了什么?”桌子上有一个碟子,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四个红得发紫的李子,“这是你最爱吃的,四个就要十几块呢!都归你啊!”“你真好,亲爱的。”陈玫拿起一个放到嘴里就咬,甜中带酸,还有点涩涩的味道,她很喜欢。“嗯,真不错。既然你这么可爱,我就做餐晚饭来报答





你吧。”陈玫觉得分手前该对高博好一些，她边说边要往厨房走，高博却从身后温柔地抱住了她，并且在她耳边轻轻地说：“不着急做饭啦，咱们先做爱好不好？我想了……”陈玫不好断然拒绝，毕竟现在她还是他的女友，毕竟她背着他被一个男人吻了，毕竟不久后她就要伤害到他了，陈玫百感交集，像游魂一样被高博牵引着走向浴室。

这似乎已经不是她爱做的事了。与高博在一起像是例行公事，算不上痛苦，也没什么快乐可言。他们先是一起洗澡，站在自己挑选的浴缸内，忽然想到魏欣欣说她“损人不利己”。自己还真是无聊至极，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按她的意愿准备的，四周还残存着未散去的装修味道，而她却在这个时刻决心离开了。她奇怪怎么任何事都是这样，总是到最后不得不面对的时候，她陈玫才会有所作为。

温热的水从头顶蔓延至全身，高博的手也在她全身游走，比水还温柔，他亲她的脖颈、耳朵、嘴唇。陈玫闭上眼睛，轻轻地皱起眉头，还是不看对方舒服些吧，她所感觉到抚摸似乎不是来自眼前这个男人，她再次想到了那天在 KTV 的场景，这个场景在短短的两天内，已经在她脑海里出现了很多次。

那个下午，陈朗和她，两个人在一个大大的包间里，她唱着一首《我愿意》，观众只有陈朗一个，这男人看得她有点尴尬，搞得她声音发颤。他坐着也无聊，干脆走过来绕到她背后，轻轻地来吻她的耳垂，扩音器里的声音更显示出陈玫的紧张了。陈朗在她耳边一呼一吸，让人浑身痒痒，她放下麦克风，躲开陈朗的身体，一边说着“不想唱了”一边回到座位上去。陈朗慢悠悠地追过来，站在她的面前，与她面对面地低下头，并用一只手托起她的脸：“你不觉得咱们可以在这儿干点什么吗？”面对他的挑逗，陈玫先是觉得身体某处不争气地一阵发热，她赶紧把身子往后移了一下，同时感觉自己这一汪春水般的目光，足以把男人变成野兽。陈朗的呼吸果然更重了，他弯下腰来抓住了陈玫的双手。“你干吗？”喜悦和惊慌奇妙地掺杂在一起，陈玫又把身体往后挪了一下。陈朗的手攥



得更紧了，他想这女人的手腕可真细呀，他自顾自地把她的两只纤细的手抬起来按在墙壁上，嘴狠狠地压在了她的唇上，陈玫的嘴唇上残留着甜甜的橙汁的味道，与耳朵后面“第五大道”的香水味一起刺激着他的情欲。

“别闹了，你别闹了，你们建国门一带的男人就这风气呀，再这样我生气了。”陈玫开始扭动身体，试图挣脱他的控制，但很显然，她只用了五分力，女人呀，总在想要的时候说不要。“你干什么呀，你该尊重我！”陈玫把脸偏向一边，声音温和却坚定，门外有服务生隔着玻璃探头探脑，陈朗也不好再继续了，刚刚开始还是不要把关系弄僵吧。于是他放开她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喜欢你，所以没控制住，你们紫竹苑一带的女人都是正经孩子，我错了，别生气啊。”

陈玫在水流的覆盖下正陶醉在自己的思绪中，身体却被什么硬物刺穿了，她轻轻叫了一声，又开始享受家常便饭一般的鱼水之欢了，没想到这次竟然很快进入了状态。高博说：“亲爱的，你的身体像加满油的汽车，我爱死你了……”她轻轻哼了一下，久违的甜蜜感觉回来了，谁说女人的身体是跟着心走的呢？现在哪怕是拿个假的情趣用品来慰藉，她也能到达顶点的……

半个小时后，高博像往常一样叼着事后烟，陈玫躺在他身边，把身体裹在白色的被子里，白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，虽然他不喜欢，但只要她愿意就好。“你睡着了吗，亲爱的？”高博看着陈玫曲线分明的后背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而她满脑子想的是，我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得离开他。

魏欣欣开惯了右舵的车子，没有胆量驱车在北京的街头驰骋，虽然她是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一年才离开的。晚上九点，司机老王早回家了，而她想出去转转，哪怕去莫劳龙禧吃点东西也好，她想打电话给费臣，两天没见面了，思念早决堤了。可是，这个点儿了，他肯定和他那个虚伪的老婆在一起呢。正想着，手机响了，一看，居然是费臣家里的号码，真





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可是刚要接起对方却挂断了，也许又不方便了吧，魏欣欣等着他再打来，她想他会到外面用手机再打过来。

时钟滴滴答答地响，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十分钟，魏欣欣终于熬不住了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用手机回拨到他家里。“喂！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魏欣欣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费臣在吗？”“哦，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你是哪位？”“是他刚才打给我的，他知道我是谁。”魏夫人八成已经猜出她是谁了，毕竟她们曾经当面过过招的：“哦，他今天可能打不过去了，正给儿子讲故事呢！”魏欣欣立刻火冒三丈：“谢谢，你现在叫他过来接下电话吧。”“我说了，他有事。”“那他有病，刚才拨我号码干吗？”“小姐，你在往我家打电话，我是女主人，你是不是应该客气点呀？”“笑话，是谁没礼貌呀，我找费臣，你凭什么拦着他和我通话？”电话那头已变成忙音，魏欣欣的邪火一下子上来了，真以为天蝎座的女人是好惹的吗？

天蝎的性格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一旦被伤害就要报复得很彻底，而男天蝎和女天蝎还有点区别，男天蝎大多闷骚而阴险，女天蝎的表现则是敢爱敢恨。

各种星相分析都在说，外表柔弱的巨蟹遇上天蝎要么是天作之合，要么是一场悲剧。陈玫就是那敏感的巨蟹，让她动心的男人，巧了，总是天蝎。连她的好姐们儿魏欣欣都是个天蝎。怎么样，与天蝎的纠缠似乎在劫难逃。她多年前已经被个蝎子蜇过了，如今又遇到了一个陈朗，也许是前段情缘未尽，她才会留意他一些吧，同时也更有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，这种若即若离反而是最逗弄人情欲的，特别是对喜欢挑战的天蝎男，陈朗。

话说陈朗本来有个狐媚女友周凝倩，长得那叫一个漂亮，哥们儿都说她像极了当红明星范冰冰，但这小妮子那股没文化、动辄就撒泼打混的劲头让陈朗一想起来就头疼，而且他很明白，这女人一旦凭脸蛋出了名，赚了银子，肯定会把他一脚踢开。别看现在天天和他腻着，还不是惦记着他能把她塞给哪个电视台做个主持人什么的，可惜他自己是在电

台混的，当初靠着哥哥也台长的关系，在都市广播最大的合作广告公司谋得了一个好职位，因为投资商是瑞士人，还落了个外企职员的特员。他知道要是他那个有通天能力的哥哥是单身，周凝倩肯定先盯上哥哥，和陈朗混算是曲线救国吧。

这会儿，周凝倩正在厨房和陈朗他妈胡扯着，就当是为老太太解闷，间接算帮忙做饭了。陈朗见不得她那股黏腻劲儿，干脆到了楼下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满脑子是陈玫，知性、性感、感性，他不自觉地嘴角上扬微笑起来，这才是我陈朗该要的女人，他摸出手机给陈玫发了条短信：“我想你了，知道你不方便，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想听你声音。十分钟后电话你。”

此时高博正在看碟，遥控器不停地往后倒着，这是情色或色情片的收看方式。陈玫想这家伙真是精力旺盛，对于男女交合的画面这么乐此不疲。她慢悠悠地走过去，高博很自然地伸出右手：“来，宝宝，坐我腿上吧，抱着你看。”“先别看了吧，我想吃冰棍了，你去超市买好不好？”“行，看完再去。”“不行……”陈玫干脆把电视关掉，温柔而坚决地说，“去吧，我等不及了，马上就要吃。”遇到这种状况，高博从来都不生气，只是意犹未尽地长叹一声：“唉，我欠你的吧，祖宗！”两分钟后，便消失在门口。

屋里一下子安静极了，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陈朗适时地打了电话过来。“喂！”她故作平静，面向窗外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在手机响了几秒钟后才按下接听键，“是我呀，我想你了。你方便接电话吧。”“现在还行，不过，十分钟以后就不行了。”“他要回来了是吗？”他的声音真好听，比相貌还出众，陈玫没有说话。陈朗接着说：“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一次看见你，就觉得你就是我老婆的样子。”

十年前，女人们还认为男人最动听的话是我想娶你，但是陈朗把这话稍作变化放在当下，并不让人觉得是恭维。魏欣欣就曾经色迷迷地说过，男人看一个女人，来电了，肯定就想那个，真正的恭维的话是“我想





上你”。“知道吗？中国男人不自信，找老婆的标准肯定是没有女人魅力、不会给他戴绿帽子的那种。”这话也是魏欣欣说的。想到这儿，陈玫一笑，没了刚才的紧张，她乐得和他调起情来，她用一种挑衅的语调问：“在你看来，什么样的人像老婆呀？”陈朗没有回答，只想在最短的时间说最想说的话：“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啥吗？特想抱着你说会儿话。”“是吗？那你想说什么话？”电话那头传来了陈朗低低的笑声，就像在她耳边轻轻吹着风，使得她浑身麻酥酥的：“如果你真想听，就到我怀里来，电话里说没意思，你敢不敢现在来找我呢？”

“那还是算了吧，想来也不会是什么正经话。”

“哈哈！”那头传来一串狂妄的大笑声，“我真希望现在你就在我面前，我相信你肯定会越来越喜欢我的。”

“大哥，你太自信了吧。”

“嘿嘿，以前有个老头儿给我算过命，他说我这一生是满树桃花，不知要选哪一朵。我希望你是我要的那朵。”

“你现在身边有几朵呀？”

“等你在我怀里的时候我再告诉你。”

“不用说了，你把答案烂肚子里吧。”

“你就这么对我吧，你有劲吗你？”

“挺有劲的呀。”

“好，我跟你打个赌吧，陈玫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一天我会让你哭的，信吗？”

“你有病呀，没事让我哭什么呀？”

陈朗又是一阵坏笑：“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会哭的，因为你爱我。女人喜欢让她快乐的人，却爱上让她哭的人。”

“少来吧！别臭美了。”陈玫轻蔑地笑着，转身将后背靠在窗台上，准备甩一串打击人的话给电话那头和她同姓的这个狂妄男人，但当她抬